

古早常字之舊藏

丁巳歲元
舊存

清·王氏

佛曆二五三一年五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7

(全一百冊)

定

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

姜貢康著、鄭僧一

本書譯者：

鄭振煌

主編：

藍吉富

發行

人：朱蔣元

出版社

華宇出版社

社址：

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

(02) 9426674 • 2477372

撥：001762513號朱蔣元帳戶

版權請勿翻印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7

姜貢康 著
鄭僧一 譯
鄭振煌 譯

了義炬——半個亞洲的信仰觀音

華宇出版社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白聖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巴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壽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丁巳仲夏
朱居士

印順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偏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快

星雲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敎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敎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學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
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生

淨心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四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壽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演培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評叢」總序之五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究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海
天

永惺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六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為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界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逐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

願力，實在值得讚嘆。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水惺

聖印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七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滙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

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爲。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編者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八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廿 藍 吉 宏

出版前言

本書是「了義炬」與「觀音——半個亞洲的信仰」二書的合刊。這兩本書的性質並不一样，前者是藏密要典，後者則是現代人對觀音信仰的研究。將這兩本性質不同的書合刊於一處，是由於譯者同屬於一人，都是鄭振煌先生所譯的緣故。

西藏密教在實踐上的入門大法，即是「四加行」。「了義炬」一書就是對四加行法門的理論與實踐所作的闡釋。原書為十九世紀西藏噶舉派大德——姜貢康著（ Jamgon Kongtrul 1813-1899 ）所著。姜貢康著在當時不祇是一位卓越的宗教思想家與學者，而且也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大約在他三十歲時，他被審定為噶舉派的活佛（ tulku ）。而且，圓寂後所轉世的第二世姜貢康著，也曾經是十六世大寶法王的根本上師。

目前在錫金弘法的第三世姜貢康著（ 1954 ），是十六世大寶法王的四大攝政之一，也是錫金的那爛陀學院的負責人。一九八五年元月，第三世姜貢康著曾經來台灣弘法。可見本書之能夠收入「譯叢」之中而在台灣出版，與作者本人也有頗為殊勝的因緣。

本書原著是藏文本，由茱迪斯漢遜女士譯為英文，書名為『 The Torch of Certa-

inty」，此次鄭振煌先生所譯的便是英文本。原書中譯時，曾在「法露」雜誌連載。該刊編者爲了幫助讀者閱讀該書，常在譯文中附上編者的說明而冠以「編按」字樣。此次刊印成書時，「譯叢」編輯同仁覺得這些說明對讀者確有裨益，因此仍然加以保留。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如見有括弧內附有「編按」字樣的說明，即爲「法露」編者所加。謹此聲明，並向「法露」編者敬致謝忱。

「觀音——半個亞洲的信仰」是旅美學者鄭僧一先生的英文大作。這是近年來在海內外華人佛教界頗爲傳頌的文章。中國人是很少有不知道觀世音菩薩的，舉世的華人佛教徒也很少有不崇拜敬仰觀世音菩薩的，因此，這篇文章能譯爲中文刊佈行世，其意義與價值自是可以肯定。

譯者鄭振煌先生，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目前從事貿易工作。在繁忙的商務之餘，他也經常撥冗參與慧炬機構（月刊、出版社、基金會）的弘法業務，並且也常翻譯英文佛教著述爲中文。所譯除「了義炬」與「觀音——半個亞洲的信仰」之外，另有「佛教在中國」等書。

目 次

出版前言	
了義炬	
卓贊姆創巴阿闍黎序	三
四加行之修持	五
緒論	二九
祈請	四七
第一章 四共加行	四九
第二章 四加行之一——皈依與發菩提心	八五
第三章 四加行之二——淨業除障的金剛薩埵百字明	一二九
第四章 四加行之三——圓成二資糧的獻曼達	一五一
第五章 四加行之四——迅速賜予加持的上師相應法	一九一

觀音——半個亞洲的信仰

對本書的批評	一三三
作者序	一三五
前言	一三九
一、觀音	一二四一
二、法華經	一二四七
三、首楞嚴經	一二五九
四、千手觀音	一六七
附註	一一七

了義炬

姜貢康著仁波切
鄭振煌譯述



序

佛教的精神，是非神論的。佛教探討獲得開悟的途徑和方法，透過偉大導師的幫助和勤奮的觀想修持，從自己內心發現佛。佛教總是強調一個人不僅是要虔誠修持佛法，而且要把自己變成佛法。

佛陀的教理可以分為三部份：小乘、大乘和金剛乘。應嚴格遵照此一順序修行。如果一個人不從小乘修起，便有產生更多混亂和把修行當成消遣的危險，結果將造成更大的貢高我慢和神經錯亂。

行者在這三乘中的進展程序為：首先，他要全力揭發自己的病源。這種專一的心念，可以使他發覺自己真正的人品。第二階段的特色是溫和，讓他的精力得以擴張，並與其他衆生共享。最後，他發展出無畏以及喜悅和智慧的感覺，充滿了對本傳承和其根本上師的無限忠誠。本書是討論金剛乘的初步修行，屬於第三類。

本人很高興這本真實的「了義炬」終於問世了，讓金剛乘行者有所遵循。本書藏

了義炬

文原著者是姜貢康著大師（ Jamgon Kongtrul ），雪青寺（ Zhe-chen ）轉世的姜貢康著，則是我的根本上師。那些深受本書所啟發的人，必須從當今本派的傳承上師接受口傳。他們在進入金剛乘之前，必須先於小乘和大乘繁下堅實的基礎。一切上師皆如是教導。

茱迪斯漢遜以很大的精力和熱誠將本書由藏文譯成英文。她的努力成果證明了她與噶舉傳統的深厚淵源。

金剛阿闍黎 卓贊姆創巴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

四加行之修持

姜貢康著
迦魯、德松、卓贊母創巴答問

修四加行的人在開始修持之前，必先摒除外緣。然後，可以供養一尊觀想用的佛像，如金剛薩埵像（Vajrasatva）—皈依境（Refuge tree）等。

四加行的實際修持，需要修行者把整個身口意三方面全部投入，都不可以鬆懈。誦每一段祈禱文時，要觀想文中所描述的景像，思量祈禱的重要性，並依照規定的儀式去做。在這些過程當中，要把注意力整個集中在儀式上。

要想完成整個修持，必須將四加行法的每一加行都修完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遍。因為在皈依中也包括一一一、一一一大禮拜，所以總數為五五五、五五五。故這種修法通稱為「五十萬」。

作者訪問了三位西藏佛教的主要上師，請他們開示四加行的修持方法，及其對現代佛教徒的重要性。這三位上師是：迦魯仁波切（Kalu Rinpoche）、德松仁波切（Deshung Rinpoche）和卓贊母創巴仁波切（Chogyam Trunpa Rinpoche）。

問：何謂四加行？如何將四加行納入佛教修持的全部修行中？

創巴仁波切：每一種精神上，技藝或教育體系的修練都有前行、中間和結尾三個階段

四加行之修持

。四加行藏文原義爲「序曲」，是金剛乘法門的前行。當然，金剛乘不是佛教修行的第一個階段，而是第三階段，在它之前還有小乘和大乘。但修持金剛乘的人，必須先修四加行。

依據傳統，修四加行需要很多準備功夫。昔日，藏人在修四加行之前，必須先接受很多訓練。包括基本的止觀訓練，及某些大乘訓練，如正式受菩薩戒等。

問：四加行的個別功用是什麼？

迦魯仁波切：一般說來，最先的四四四、四四四遍（即皈依和大禮拜、金剛薩埵、供曼達拉）是在消除業障（參考第三章及第五章第十七註）和積聚二種資糧（參考第四章）。上師相應法讓你對你的上師產生大信心，因而受到他的加持和成就大手印（*Mahamudra*）。

創巴仁波切：四加行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每一過程都有它確定的地位。它們可以和岡布巴（*Gampopa*）的四法門相結合。在修皈依加行時，你的心開始隨從佛法，這就是岡布巴的第一法門，你對你自己和對你一生中任何事物的態度，就開始與佛法的修行純淨的結合在一起。因此聖凡之間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

開始修行時，首先你必須要完全信服佛法。要信服佛法必須行大禮拜——完全降服，完成你明確信誓約。我認為任何人不可以不行大禮拜而修金剛乘。當你受菩薩戒時，就等於是自己決定要去，買了車票，實際開始行程——菩提心和菩薩道。這與岡布巴的第二法門有關，亦即你的修行真的可以成功了。

當你在修金剛薩埵加行時，已經是心服於佛法了，你必須自己淨化和進一步認識你所心服的佛法。所有不淨的，全部都需要加以淨化。

淨化之後，仍有未淨者——即純潔的人，也許還會有些傲慢，還會有些我執。在供曼達拉時，實際上是在布施一切，包括你這個純潔的人在內。你把施者和所有供品統統奉獻出來，這時候你可以說是不存在了。

在你要修上師相應法時，心理上已準備和你的上師合而爲一了，心中也產生無限的虔敬。這與岡布巴的第三法門有關，即在修行道上，迷惑有了澄清的可能。岡布巴的第四法門——轉惑成智，等於是在接受多種灌頂和修習各種儀軌。這是金剛乘修行的重心，要很久以後才能修到。

問：除了噶舉巴（Kagyupa）派之外，其他的教派是否也修持四加行？如果是的話，各

派的修法有什麼不同？

迦魯仁波切：是的，所有西藏教派都修持四加行。基本上各教派的修法都一樣，只有小部份差異，反映出各教派的旨趣不同而已。譬如，修法時所觀想的上師傳承，各教派就不同。

皈依時，薩迦派（Sakyapas）和噶舉派一樣，都以金剛持爲根本上師，寧瑪巴派則爲蓮花生大士，格魯巴派爲釋迦牟尼佛。

皈依時所觀想的本尊和護法，各教派也不同。譬如，格魯派的主要護法是金剛薩嚩縛（Vajrabhairava）、噶舉派則爲瑪哈嘎拉（Mahakala）。

在觀想金剛薩埵時，有些教派使用金剛薩埵的雙身相（yab-yum form），與我們所使用的不同。甚至有些噶舉派也用此相。

至於供曼達拉，各教派的觀想都一樣，只是祈禱文不同。

各教派的上師相應法大抵相同，但祈禱文稍有不同。

德松仁波切：我自己所屬的薩迦派，修四加行的方法很接近噶舉派。不過，在發皈依願方面有一點不同。噶舉派發六願，我們則只發四願：「皈依上師，皈依佛、皈依法

、皈依僧。」此外，我們觀想金剛薩埵爲雙身相。我們一般使用七供曼達拉，噶舉派則使用卅七供曼達拉。

其他教派修「五十萬行」，格魯巴派則多加「三十萬行」，包括一一一、一一一擦擦供（tsa-tsa）、水供和花供。因此，他們的四加行稱爲「八十萬」。

問：其他教派也像噶舉派一樣，把四加行當作主要的修行嗎？

迦魯仁波切：是的，只是各教派的着重點稍有不同。

德松仁波切：薩迦派對於四加行的強調程序，容許個人有較多的伸縮餘地。在很多情況下，在修本尊喜金剛（Hevajra）觀想之前，要修三天的皈依。有時候，在修喜金剛觀想之前，必須預修三天的金剛薩埵觀想。

不過，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必須有所認識。那就是西藏的任何教派，只有極少數的僧衆，才有閒暇或意願去修很多的觀想，包括四加行在內。譬如，在迦魯仁波切的八邦（Palpung）寺裏，常住共有五、六百人，在同一時間內，只有七十人左右勤修四加行。其他人則忙於寺廟事務，背誦經典和參加許多集體灌頂儀式。

問：在西方國家裏，修四加行的方式，是否與西藏不同？西方人認爲四加行比較容易或比